

T5762.9
6638



T5762.9/6638 (0)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此書情節頗為特別第三段以親生子手殺其母已在情理之外而二段陪嫁之小童位竟
以小姐成為夫婦小偷兒居然作官雖屬石堅節奮志諒書雲裏手努力行善所致但終是某
他以此所不往見其結構則與三言二拍相近據孫君子書云作者當在清初誠然因彼時頗風行
此種體裁也聞有萬春棧刊本未見以理測之此刊或在彼前因彼只標明草間堂字號編而此
乃草間堂所梓則或係原板也且字體頗圓潤始娟惜刻工稍差印時微暖然不堪言矣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下浣 高陽之癖 此山識於表背相同之百舍齋



此書情節頗為特別第三段以親生子子弑其母已在情理之外而二段陪嫁之小童後竟
 與小姐成為夫婦小偷見居然作官雖屬石堅節奮志讀書雪裏手努力行善所致但終是其
 他小說所不經見其結構則與三言二拍相近據孫君子書云作者當在清初誠然因彼時頗風行
 這種體裁也聞有萬卷樓刊本未見以理測之此刊或在彼前因彼只標明草間堂刻編而此
 乃草間堂所梓則或係原板也且字體頗圓潤姪媚惜刻工稍差印時微暎然亦堪賞矣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下浣 高陽齋 吳山識於表背胡同之百舍齋



雲陽嗤嗤道人著

教言
空悟
鐘

州閑堂梓

州閑堂新編小史警寤鐘目錄



雲陽嗤嗤道人編著

廣陵琢月山人校

宜無



三回 陪嫁童妾思佳麗

四回 代筆子到手成名

第二卷總綱 陌路施恩反有終

五回 負俠氣拔刀還勅

六回 癸婆心驅鬼却妻

七回 為拿賊反回脫賊

八回 因有情倒認無情

第三卷總綱 杭送子泥刀遺臭

九回 一碗飯干磨百折

十回 兩聲雷九死一生

十一回 活太歲驚心破胆

十二回 泥周倉怒氣填胸

第四卷總綱 海烈婦米擗流芳

十三回 賢德婦失歲得糠

十四回 奸謀鬼賠錢折貼

十五回 哄上船從今一着

十六回 明歸神亘古千秋

警寤鐘目錄終

妙閒堂新編小史警寤鐘卷之一

深水嗷嗷道人編著

廣陵琢月山人校閱



骨肉欺心宜無始

第一回

伴光頭禿奴受累

一般父娘生偏我光又禿受盡光氣奪了禿人骨可憐
不見葷夜裡常獨宿到人前要足恭先要頭未縮若有一
些差池那拳頭栗暴說上這光禿

右調寄駢梁

兄弟是五倫之一，俗話說就如手足一般，相幫相扶是決不可少的。說譬如我要與人相打，罷他也是我的一個幫手，再沒有他反幫着外人來打我的理。所以古人說打虎還得親兄弟，這豈不是一句証語麼？故此人家沒有兄弟，還思量要搭個朋友，為何人家既有兄弟，反不和睦，這是何故呢？要不過為着一分家產，恐他分去，再不然就是娶妻不賢，枕邊挑唆，各立門戶，這遂成個甚麼人家。搃之這都是愚人之事。那錢財是人掙的，那有滿足的時候，多些少些，有何大害？若是命裡不該，就連兄弟

的與了你，也要天災人禍的敗去。命中若是該有，你雖赤手空拳，自有機會起家。這一件是不必在兄弟身上認真的。至于子之言，越發不可聽他。與我雖是屬夫妻，也分不得個你我，却是兩姓，曉得甚麼疼熱。且婦人家，那知道道理與利害，只一味小見，故此挑撥旁人。若男人自己有主見，想一想道：兄弟畢竟是一母所生，同胞骨肉，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焉可分個彼此？徒父母在九泉之下，亦不得瞑目。只是這樣，還要相與朋友，難道兄弟反不如一個朋友不成？假如有一件什麼大事，那朋友是教不得急的，畢竟還是兄弟切心。若能如此去想一想，枕邊之言自

不入耳。曰：何世上不明白的，倒親朋友而疎兄弟，豈不好笑。要知天也不能容你，如今听在下也將不遠的一件，又真又近的事說來。好大家睡到五更時候，自去想一想，何如。話說江西吉安府龍泉縣有個石貢生，妻柳氏家資巨富，止生二子，長子名堅，金字愛冰，年紀三旬，為人刻薄，惟利是趨，不願讀書，專業生理。娶妻郁氏，頗稱長舌。次子名聖節，字羽仲，年方十三，是貢生末年所生，却生得貌如冠玉，聰明絕倫，十歲就能屬文，才學甚高。故此父母就把他習儒，他却與哥哥不同，不好財，不欺善，只是為人卓犖，不羈尖酸滑稽，飲酒恃才，志大氣傲，每每讀書時，

若興致偶發，則半夜起來，索燈朗讀，若興懶時，直睡到酉戌穿衣，甚有一連幾夜不睡，一睡就是幾日的。只因他生古怪，父母亦不能管束，但有一件不足處，自小多病，丹才離藥，雖到十四歲上，不幸父母相繼而亡，那歡心哥嫂懷心不良，欲獨占家產，托故說父母遺囑，為他多病，恐年壽短促，竟送他到城外善善寺出家，拜在當家和尚寂然名下做徒弟，擇日披剃，改個法名無宗，無自做和尚，明知哥嫂壞心，他道錢財自有定數，與他自什麼氣。譬如我生在一個窮人家，父母不曾遺下東西，他也去指望不成，因此絕不在心。連哥嫂家裡也再不回，只在寺中。

他的營生寂然見他伶俐甚是喜他請個先生姓田教他經典他道我只會讀文章不會念經典任憑督責他只不保寂然惱將起來將他打上一頓他蹲在伽藍殿中哭泣忽指着伽藍怒道和尚們總是借你這幾個泥身哄人那裡在於經典今日倒叫我拋捨儒書念這哄人的套本但是你們之過好不好送你到水晶宮現出本相來快好與我叫那個放尿先生回去就罷一頓瘋張瘋致對着泥神亂嚷一面走到裡面取筆硯就做了一隻曲兒名拍緊

和尚頭賽西瓜和尚形似鷄巴今生莫想風流話師父若

認真徒弟莫保他這騙錢的經文休念罷我本是聖賢門怎做得無碍掛若再來向我張牙恨一聲賊禿孽就下教這光乍

寫完又唱了兩遍就將米夾在一本書裡也不管日色晒破紙窻竟上床睡覺寂然與先生也沒奈何他這晚那田先生忽得一夢見伽藍對他道你還不快些回去都堂着惱連我也將起來莫連累我不得安身先生道我千難萬難纔圖得一寧那有什麼都堂却來叫我回去斷來不得伽藍大怒向前將田先生兜臉一打田先生大叫一聲早已疼醒登時臉上紅腫

起一個大腫毒來痛不可忍究竟不知此毒是何緣故次日毒
痛愈覺難熬沒奈何果然暫且回家不題宗無見先生害下腫
毒回家喜跳非常自己讀了半日文章因身子困倦偶然走進
師父房中正遇師父獨自一個在那裡吃酒原來寂然是個酒
鬼見他進來惟恐分他酒吃便道先生雖不在你把經文理
也好怎就丟在腦後宗無也不答應轉身就走暗自念訟道不
叫我同喫一盃也罷了怎反嗔叨遂記恨在心一日寺中有一
鈿荷花盛開有個外路客人携酒來賞請他師徒同坐宗無假
猷慙慙拿過酒壺就去斟酒先去斟了客人的却將茶斟與師

父客人道師父怎麼不斟酒宗無連忙接口應道家師戒律
嚴點酒不嘗小僧奉倍罷客人認為真寔極口讚道好位至誠
先師可見真心修行的自然不同急得寂然又不好說不曾受
戒只得勉強應道不敢却一味呆的的看着他們吃得好不興
頭自己口角甚是流涎強忍陪坐終席悶悶而散心中深恨恰
好東方一個默然和尚過來頑耍偶掀開宗無的書來看却掀
出那隻曲兒被寂然瞧見寂然正無好氣借這引頭出氣將宗
無又是一頓肥打第二日宗無懷恨默然有心到藥房來問要
意思要弄默然個笑話默然却不在家但見默然的徒弟宗意

在佛前念經，宗無問道：「師兄在此念的是什麼經？」宗慧道：「是報恩經。」宗無道：「替那個念的？」宗慧道：「還不曾有受主。」宗無笑道：「既沒有受主，空念他怎的？」宗慧道：「乘閒時節，念在那裡，待有人出了經錢，就登記在他名下去，也是一樣。」宗無大笑，猛拿起一個木魚槌，照宗慧光頭上，儘力一連打了三下道：「既是如此，你師父昨日得罪我，正要打他，就把這槌登記在他名下去罷。」與你無干。宗慧不曾防他，被打得眼中鬼火直冒，把着頭怪喊起來。宗無道：「不要喊，不關你事。我打的是你師父，你何必着急？」宗慧疼得要緊，那裡肯住，一手摩頭，一手扭着宗無來，告訴寂然。

寂然急得走到石家去告訴他哥嫂。他哥嫂原是壞人，恨不得宗無身死，方纔快心。一味叫着寔狠打，自是寂然得了口氣回來，整頓了兩日，纔住。一日寂然藏了個舊相識在房中，教情不知怎的被宗無曉得，悄悄躲在窻前張看。見寂然與婆娘百般肉麻淫美，好不看得有趣。正看，在興頭上，鼻中忽聞得一陣酒香，伸手一摸，果有一滿盞酒，頓在窻前磚頭上。他竟欣然取至自己床前，殘斟慢酌，不消一個時辰，醉在肚裡。一滴不存，依舊將壺送到原處。那知他們還在恣飲，宗無量厚平常，不覺醉將上來，遂無心再听那声，就回來脫衣而睡。正是

閉眼不觀風流事

只愁魂夢入巫陽

次早宗無起來，見了師父，只是笑寂然，再想不到春色露世于他。他見他笑，得有故猛，想道：莫是那壺酒被他偷吃了？急去查看，却是一把空壺，跌脚道：「這個磨怪精，真是活賊！」自他進門，就炒得我不得清潔，因叫宗無問道：「這壺酒到那裡去了？」宗無道：「想是貓兒吃了。」寂然氣得失，笑道：「胡說！猫子那裡會吃酒？」宗無道：「因他不會吃，故此吃得爛醉的，倒在那裡。」寂然越發好笑，道：「真是狗屁！你又怎曉得他吃醉？」宗無笑道：「猫子若不醉倒，昨晚怎勞師父打老鼠呢？」寂然倒吃一驚，早知為他所窺，就不敢嚷道：

他勉強帶笑道：「自然是你這馬瘟偷喫，只好賴個畜生。」說罷，就快進房，暗忖道：「怎麼就露在這畜生的眼裡？」諸人猶可，惟有這畜生的嘴兒利害，倘有一些風聲走漏出去，不是當要這畜生是斷然不可再留在寺中的。為禍不淺，不若明日買服毒藥來，藥死更是乾淨。遂打定主意，只得待明日行事。不題。再說那個田先生回家，臉上腫毒，整日害了好些時，還不得完口。一日因有事下鄉，會個朋友，直至日色平西，方動脚回來。走至月上，纔到得善覺寺面前，忽聞路傍墳林之中有人說話，只認做友人。時寺門已閉，遂嚇得躲在寺前門樓下石鼓旁邊，蹲着。

得林中說道：明日午時，都堂有難。我們搃該去衛護。各要小心在意。一個答道：正是。尚有差池。我們獲罪非小。幾個人齊聲應道：此時就已該去。終一團說得這一声，已見一二十人，閃閃之來一個，俱從寺中門縫裡擠將進去了。田先生看見不知是神是鬼，嚇得毛髮皆豎，兩汗淋漓，沒命的飛跑到家，心中暗想：道奇怪。前日夢見伽藍說甚，都堂却叫我害了一個大腫毒。今日又親耳听得如此明白。但寺中那有甚人？明日待我到午時去瞧看，誰有甚難，便知分曉。次日用完早飯，一徑踱到寺中，日已將及進門，却不見一個人來。到後殿門，且關得緊，他是熟人熟路，從側首毛廁邊一個小側門迂路轉將進去。幸喜門不曾投筭，一推就開。竟進僧房，也不見人。心中詫異道：他們既到那裡去了？好生古怪。忽聞樓後廡房隱隱有咳嗽之聲，悄悄探頭一張，見寂然。興道人拿了許多破布，在一隻大水缸裡洗，旁邊又有一堆大灰。那宗無手拿一個大饅頭，正待要吃，一眼早已看見先生，忙一把饅頭籠在袖內，迎將出來。錢英先生作揖，送一個揖你下去。那個不知趣的饅頭，已從袖中吊出，竟滾有二丈多遠。宗無忙去拾時，却被兩隻狗一口交着，相爭相趕的飛跑而去。宗無大出所望。田先生大笑，那寂然見田先生

驀然走至，喫這一嚇，非小。登時勃然變色。田先生存心四下走，看頭要，不見動靜，好生疑惑。守至下午，也沒相干，只得告別而回。行至山門下，只見起先捨餌頭的两條狗，直殭殭死在地下。心中恍然大悟，方知那餌頭下了毒藥，連自己此來也履險地，甚是胆寒。因此始知宗無必有發達，但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欲要復回寺中，私問宗無，好叫他提防，又恐怕惹禍，就急急歸家。不在話下。那寂然見宗無不，曾中計，深恨田先生不遇，正在悶，不樂。忽有人來報道：師父的两條狗俱雙雙死在山門外，不知何故。眾人一齊奔出，照看只見口眼耳鼻俱流鮮血，寂然

有病，心知就是那話誤傷，忙喚道人拖去埋好。宗無也還不知其中緣故，不放在心。寂然看着道人埋完狗，總轉身進內，正遇着施主送了幾兩銀子，叫替他明日在萬佛樓拜一日萬佛懺。寂然道：明日趕不及，就約在後日，起手罷。又留他喫了茶，纔打發他回去。遂忙忙打点拜懺佛一事，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面分解。

第二回

遇媒根處婆吃虧

媒婆本是一妖魔

幾見經他好事多

平日花唇慣會笑

折將醜物發人科

話說寂然打發施主回去，就忙忙收拾打点拜懺之事，請衆僧寫疏文，是事定當時天氣甚晏，到臨日請了十二衆應付僧，趕早涼拜懺，至日中時候越發酷熱異常，寂然叫宗無切了許多西瓜，送上樓與衆和尚喫，衆和尚見宗無生得標致，魂魄飄蕩，恨不得一碗水吞他下去，你一句我一言，你一把我一把，捏將他調戲，宗無大怒，含忍在心，守他們吃完，將西瓜皮收十乾淨，慳慳的下樓來，恨道這班賊禿如此無禮待我，擺佈他一番，終見手段遂情，將西瓜皮逐個樓樓層層鋪滿，自己在樓下猛然

喊叫道：不好了，樓下火燒起來也，嚇得樓上衆和尚個個爭先

飛滾的跑將下來，俱喘着西瓜皮沒個不滑，搨總倒撞的跌將

下來一個個皆跌得頭破血流，抱頭而哭，宗無大笑忙來陪禮

道：得罪得罪是我一時眼花，被日光映照錯認火起，致有此失

不妨不妨，我有妙藥包官敷上，此好寂然聞的炒鬧慌忙進來

見衆人俱跌得這般光景，狼狽不堪，詢知其故，將宗無痛嚷一

頓，又道既有甚藥，還不速去拿，宗無隨即跑到後園，喘着衆

人摘了若干鳳仙花，悄悄搗爛，一尋一塊明礬，放在裡面搗得

停當，方拿來對衆人道：此藥是西州藥單方，靈効大驗，妙不可

言遂親自動手替衆人個個敷藥。心起來連沒有破損處也替他敷上。將一個光頭整敷滿全。不一點空隙。又分付衆人道。切不可擅動。須待他自落藥。包心一夜全好。不然就要做個破傷風。不是兒戲的。衆人果然依他。包紮停妥。又有閃挫腰的問道。你有甚方兒。醫得腰好。宗無道。沒有甚藥方。只有祖遺下一料膏藥。貼上就好。寄在一個朋友家中。待我取幾張來與你們貼。衆僧道。快些取來。宗無悄悄到藥舖。買了幾張。催膿爛癩。加料的大膏藥。又買一條死蜈蚣。燒化為末。撒在膏藥上。將來遞與閃的道。快些烘了貼上。一晝夜全好。切不可搗動。衆僧敷貼

傳當。且喜是不出門。在念經的草草念完。功課早。安寂那。包美頭的倒也。一夜安然無事。幾個腰疼的。反覺似割膠的一。解。患處。痛痒不可當。熬不得的。只得揭開一看。見得皮開肉。綻。痛痒難過。纔知宗無要他。包着頭的揭開一看。疼痛難止。查得患處。七紅八紫。好似砂壺兒一般。一個個紅頭赤項。不敢見人。半多月方纔如故。却恨宗無作怪。無不咒罵。寂然將他打了頓說。你也没福出家。還了你的捨身紙快。離山門。任你自去。宗無欣然拜辭。佛像又拜了師父與衆僧。打了問訊。衆僧已不得寬家。離眼。任他辭拜。也不答禮。宗無整理原來的衣鉢。作

一聲飄然而去

仰天大笑出門去

英雄豈是蓬蒿僧

寂然象禿去了宗無挑去心頭之刺拔除眼中之釘任其飲酒
食肉縱賭宣淫肆無忌憚且說宗無出了山門原名石堅前日
字羽冲脫了僧服穿上俗衣在隣近親識人家住了半月身邊
財物用盡只得將餘的衣服當賣又過半月那家原是窮民不
能相顧乃勸他道你如今頭髮已長可以歸宗還是回家去的
為妙羽冲本不欲回家其如囊空無食只得依從却一步一
步好一似 蕪秦不第歸 無顏見兄嫂

進城到家見了兄嫂將還俗之事說知作哥的道我好送你
出家你却守本分師父不肯能容你我們也不能顧你一世
你自去尋頭路罷若要再想回家裝我的幌子這是萬不能
的、你休做夢遂將他逐出把門閉上時天色已晚宗無、素只
得又往寺中去求師父寂然大發雷霆道你既還俗又來纏甚
麼魂你已不是我寺中人了今後若再來時我只當做盜賊斷
送你的性命你休怨我、說罷也將他推出山門將門緊閉上
宗無進退無門天已昏黑就在山門下蹲了一夜天明正在沒
處投奔恰好那田先生又打那裡來劈頭撞見宗無告訴情由

田先生欣然帶他回家勸道：「你不愁無日子過，遂將自己兩手所學所見一一對他細說，又道：『令几處既不收留，必挾私心，縱然強他目下權容，未免後邊也要多事，反恐有不測。至于寺中是越發去不得的，幸虧是如此開交，也還造化，不然連性命亦難保全。』」不若悄悄權在我處，粗茶淡飯的讀些書，待你年長些，或是與哥當官理論，或是求取功名，那時再相托而動，方是萬全之策。宗無感激拜謝，安心住下，再不出門。田先生又喚妻子楊氏到面前，重新把宗無鬼神佑助之事向他細說，剖悉囑他好生照管宗無，我們後來也好靠他過個快活日子。從此後

宗無蓄髮依舊復了本姓，本名仍名堅，前字羽冲，原來田先生雖讀幾句書，却出身微小，妻子楊氏專一在外替人做媒，作保，是個有名慣會脫騙的媒婆，聽見老公說羽冲神助之事，他道：「幸屬荒唐，只是不信心中，反道寧添一斗，不添一口，好端端帶一個無名小廝來家作費糧食，着甚來由，雖不說出心，頗不悅。道有半年，忽然田先生得了個瘋疾，竟癱在床，家中食用就單，靠着媒婆生理，楊氏抱怨道：『你帶個人來，又不把此事他做，叫我老人家辛苦，苦，掙錢養活他。』田先生道：『他只會讀書，會做什麼。』楊氏道：『只要他肯自不吃力的道路，原來楊氏

他着个孫寡婦專在大户人家走動與內眷們買首飾討僕婦
 他要羽冲裝作買主的家人同來議價然定價錢又裝賣主的
 人眼同交易以便爭錢又見得當面無弊那羽冲見要他在人
 家穿房入戶與女眷往來如何不肯每日眼定二婆子走動以
 為得意或遇人家閨門嚴肅仍就把他裝了鬘一同入內交易
 作成楊氏又得了羽冲的一分中人錢過了此時生意稍遲兩
 个婆子美計要把羽冲裝做女子賣與一个大户人家楊氏有
 田先生掛脚只叫孫婆出名另尋个閑漢認作老子成事時兩
 箇八月孫婆空身桃之夫々羽冲只認作裝了鬘賣首飾到那

家見了主人婆子領他在後房坐下他們在廳寫紙兌銀那
 大娘子出門兩個僕婦相伴一个道官人造化討得這个好女
 子一个說只怕大娘要惱哩羽冲見不是話忙々走出房來見
 他們在外寫番兌銀大裏道我是石貢生的兒子如何把我裝
 作女子來賣入大户大怒遂將兩人一頓打罵拚命逃脫且喜
 銀子未動說羽冲是好人賞了他幾錢銀子來家說楊氏口推
 不知埋怨孫婆作事不的過了幾日孫婆為着一宗舊帳來會
 楊氏去討羽冲扯着孫婆大怒道這老猪狗你做得好事還敢
 到這裡來孫婆笑道我到作成你好処安身你自沒造化炒了

出來反抱怨我羽冲道胡說我是好人家兒女如何肯賣與人
況且將男作女一旦事露豈不連累於我孫婆道怎的連累你
雖無有前面的却有後面的也折得過羽冲大怒道這老猪狗
一癸胡言我與你到官理論一頭撞去將孫婆撞倒如殺猪的
一般叫起來那楊氏勸不住鬧動街上許多婦人男子一齊來
看相勸相扯孫媒婆那肯住手羽冲也不放鬆鑽在他懷內東
一頭西一頭孫媒婆大受其虧攪得骨軟筋麻羽冲真也惡毒
偷個空將孫婆裙帶促力扯斷隨手扯下來孫婆着急連忙來
護時那條褲子早已吊下兩隻精腿與個在股光光全露又被

打翻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上這遭那個鮎魚嘴也似的老怪物
明明白白獻在上面看的衆人齊声大笑不好意思俱掩口而
走那孫婆羞濕提著褲子將一手掩着陰門往屋裡飛跑一味
號天哭地咒罵羽冲羽冲見他喫了虧苦料然清潔也不去採
他虧楊氏再三陪情央及孫婆方含羞出門而去正是

婦女莫與男敵

動手就要吃虧

再說楊氏見孫婆出了醜回去一發惱恨羽冲恰好本地有個
桂鄉宦家要討個小厮陪嫁女兒楊氏美個圈套竟將羽冲賣
在他家只因這一賣有分教添出許多佳話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陪嫁童妾思佳麗

季布為奴朱氏衛青作僕曹然一朝貨與帝王家金印腰懸斗大自古英雄未遇從前多少波查有見須索重

洲他有怨須當謝下

右調西江月

話說楊氏串同孫婆又將羽冲賣到桂府見他幼年美貌心中甚喜取名秀童來桂小姐名喚玉香許聘本府戚知府之子戚可成爲妻可成少年讀書已成怯症戚公已知兒子將危要娶媳婦過門冲喜桂公嫁粧甚豐自不必說買了二個了鬻一個

小厮陪嫁亦道羽冲這番怎肯賣與桂家只因孫場二媒婆時常引着他來到桂卿官家買首飾計了嫁都分與中人錢來家幫帖楊氏使用他一來見曰先生得了不起之症料應難在他家久住二來見戚家是個鄉紳或可借此讀書以養其才三來又見桂家新買了嫖巧雲十分姿色可愛就有个思想天鵝之竟故此將差就錯任其賣與桂家所有身銀分毫不要都送與田先生養老送終話休絮煩且說戚家吉期已到花打鼓樂大砲連天好不熱鬧娶了桂小姐到戚家去與大公子花婿拜堂堂飲了交杯依舊送他在庵中養病那小姐空擔媳婦之名未

得丈夫之實每日家獨守香閨且喜少不知愁還可逍遙自適
賊太守見秀童美貌不敢叫他在庵中伏侍大兒子却叫他在
書房伏侍小兒子戚化成讀書這戚化成只大得秀童一歲只
是性格粗疎一脈不通戚公請個飽學先生用心教他作文終
久是頑石難彫鈍鐵難化一日出題叫化成作文不知寫了幾
句便叫秀童泡茶及至泡將茶來蚤已神疲力倦口中吃茶眼
睛打盹把文稿拋在一邊秀童看那題目是不得其醬不食遂
看他做的破承題道

某易於醬胖氣故醬不得則聖人吐之矣夫醬作料也多

則鹹而且苦少則淡而無味務在不多不少之間某方快
口若有一些醬胖之氣然求聖人之沾唇而不吐之也得
乎哉

秀童止看得一個破承已笑倒在地頓足揉腹不能出聲化成
道你想是也看到得意處也秀童越發忍不住笑又恐怕他喫
攔便接口道果然做得絕妙我不覺喜笑發狂說罷又笑化成
快活道我這文才何如秀童捧腹點頭道真乃名士高才令游
夏不能贊一詞化成喜道你既是個知音必然也能會做何不
也作一篇與我較個勝負秀童因久不做文一時技癢果然也

作一篇竟不起艸傾刻一揮而就化成驚訝道你原來是個快
子出身怎一會就是一篇遂取過來看却一字不懂連句也捉
不過來只含糊讚道妙好但是艸率欠思索此若再沉心想
下筆只怕要與我一樣的妙呢秀童料他不識正要講與他听
忽見巧雲來叫道小姐叫你呢秀童遂丢了文章忙進內走
到房中一見小姐登時魂迷意蕩原來秀童雖然陪嫁過來却
從不曾看見過小姐今日玉香小姐因要買些物件纔喚他進
房分付故此得覩花容又見小姐嬌滴滴聲音親口分付買長
翠名美人十勝

美人八雲鬢一勝

俺的親又繞青絲似綠雲髮髻兒梳得多風韻懶戴珠金
懶戴珠金時花斜插鬢傍輕到晚來怎禁得狂風陣

美人蛾眉二勝

俺的華又一線新蟾画不來笑與顰總是添人愛曉傍粧臺
晚傍粧臺兩濟細柳付多才淡與濃全在你詞螺黛

美人星眸 三勝

俺的嬌又臨去秋波那一照暗垂情兒殺人年少顧我魂銷
顧我魂銷傳情只在眼兒稍睡朦朧更有千般俏

美人絳唇 四勝

俺的嬌又一點櫻桃怎點時正含芳偏與郎嘗滋味枕畔嬌
噓枕畔嬌噓滴：鶯言笑語徐叫一聲托我魂奴去

美人粉頸 五勝

俺的嬌又粉香捏就一團嬌嫩：還比香腮膩為盼佳期
為盼佳期瘦損頻將鈕扣扣住：才便尔回頭意

美人香肩 六勝

俺的心又愛教香肩玉琢成恁嬌柔怎耽得相思症斜倚是
情斜倚思情半出香闌半倚門待成双先咬幾個牙齒印

美人酥乳 七勝

俺的肉又酥胸微弄兩峰頭怕人瞧緊把絞綃口鳳友鴛鴦
鳳友鴛鴦常傍情郎換不休那時節又恐在窓前漏

美人柳腰 八勝

俺的姑又一捻腰肢柳不如趁風前倚定雕欄處緊繫羅襦
緊繫羅襦悶殺才郎玉手扶上陽臺搖擺得東風妬

美人玉笋 九勝

俺的妻，又春葱十指，賽柔荑，白纖纖，舒出溫然玉，携我羅衣，携我羅衣，羅衣約幽歡，搦數期，袖兒中，便立下招魂計。

美人金蓮 十勝

俺的人，又兩瓣金蓮窄，輕羨凌波怎與塵凡混，淺印苔痕，淺印苔痕，舉足頻勾夢，裡魂趨火，湏把双肩襯。

秀童做完情興一發，難遏恰好，巧雲從門首經過，秀童一向見他生得俏麗，久已留心。今日正遇枯渴之時，就慌忙迎進來，將他誘入色胆洋，竟一把攬着秀童，道來得好，求你暫救一急。

羞得巧雲滿臉通紅，一味死掙，那裡得脫身。層層衣服帶子，俱被扯斷，秀童之手早已伸進懷中，巧雲着急道：「好，放手，莫惜我，喊與人知，大家好。」開交秀童涎着臉，再三懇求，那肯放手。巧雲年已及笄，雲情已動，又見秀童俊雅可人，亦有俯就之意。假意把手一鬆，早被秀童撲倒床上，扯去裙褲，兩物合成一處了，正是。

三生結就鴛鴦侶

一點靈犀透子宮

原來巧雲猶是處子，鶯聲怯，幾聞于外，幸虧秀童乃是初試，黃花畢竟不是老棘，故此不至十分狼狽。二人匆見意起來。

時兩個衣褲上俱染得鮮紅點點相視而笑正在餘情不斷忽聞內裡大呼秀童一人遂踉蹌而散不題再表化成當日作文只做得半篇胡說那中後四股就求神拜佛喊口爹：奶：也再掙不出一句了時天色將晚又一心貪頑遂將自己做的前半篇謄好却要將秀童文內後半篇湊上又不知他的中股是那裡話頭沒奈何拿來從前至尾逐個字一數總笑一笑共該多少字就平中分開却將後半篇不管起句尾句是也字是哉字只照所笑之數寫起整：一字不改謄完竟送與先生看那先生看了前半篇又氣又好笑口中亂罵胡說狗屁不絕提

起筆來一頓亂及看到中間不但氣不能接且摸頭不着再細心一看纔知是半句起頭且又是一個起股却做得甚好一直看至中後四股愈看愈好不覺擊節嘆賞因失笑道這個畜生不知那裡抄寫程文亂來塞責又思量道若是刻文我怎未見難道我把這樣好文竟做了敗選不成遂忙喚化成問道你後半篇文章必是程文是那裡抄來的化成道是我肚裡做出的新文不是什麼程文先生道胡說那有前半篇放屁後半幅燒香的好：直說還不打你若再瞞賴決不饒你化成見先生識破就不敢支吾只得說道後半幅是小廝秀童做的先生越

發不信，就要取板子嚇他，却值戚公進來，先生言其所以，戚公取文一看，見前邊的爛胡說，也不禁失笑，將兒子一頓肥罵，看後面半篇，嘖嘖稱好，問化成道：「這是何人之文，被你寫來？」化成道：「委實是秀童做的。」戚公也不能信，化成道：「秀童未死，何不喚他來？」一問便知，戚公大為驚，還半疑半信，連聲呼喚秀童。秀童正與巧雲終完了風流事，一聞叫喚，二人忙踉蹌奔出。秀童走到戚公面前，戚公笑容可掬，問道：「你昨日替二相公做文的？」秀童應道：「不曾。」戚公道：「但說不妨，我不責備你。」秀童道：「做是偶然，做是偶然，做了一篇，却不曾替二相公做。」適間之作還在。

二相公身邊，戚公就喚兒子取他原稿，細細看閱，看是稱賞，胸中還有些疑惑，不能深信，就同先生當面出個題目考他。秀童這遭要顯手段，用心想一想，也不脫稿，瞬息又揮成一篇。戚公見他筆不停留，文不加點，頃刻完篇，已覺駭異，頗有幾分喜色。及看了這篇文字，比前那一篇更勝十分，不覺心服，大驚大喜。道：「若據這文才，渾厚，不但是兩榜中人，且大有效用，決非下流投靠之人，其中必有緣故。」遂帶秀童進內，與夫人共相盤問。他家鄉來歷，秀童盡以實告，又求切勿外揚。惟恐哥嫂得知，又生他意，戚公夫婦甚是憐憫，就分付他伏侍，却與二相公做個伴。

讀不必又听雜役自此秀童只在書房听喚他倒也有自知之
明料想小姐是今生今世不能得到他受用的故此將這個無
益妄想撇下若遇着情不能釋時便將巧雲聊當小姐在暗中
叙之所以倒得安心自在那先生見他有這樣才學也不把他
作小厮看待反着意放重愛恤他又叫他有暇時也畫着讀書
再不阻撓他秀童竟學問越進越長了不知後事竟是如何耳
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代筆子到手功名

借枝培植望花開 究竟功名屬有才

本是無心求富貴 誰知富貴逼人來

話分兩頭再表秀童的哥石愛水與郁氏在家自從逐出兄
弟之後竟置之不理並不訪他在那處安身一味得他不在
眼前愈覺歡喜夫婦心中快活不遇愛水依舊出門生理載着
一船貨物要到南直一帶發賣由長江而行一日無風靜浪正
行得安穩忽江中鑽起兩個猪婆龍來愛水是出過門素常見

慣的也不在心，忽然東邊又鑽出一陣，西邊又鑽出百十頃刻間，滿江水面上，擺得烏黑，竟不知有幾千百萬只，在水面浮來，漸：浮至愛水船傍，愛水與船家連道：「好不好，快些收港，不曾說得兩聲，船底下已浮起四五十個猪婆龍，將嘴輕：一拱，登時船底朝天，是物落水，幸虧一個船家善水，搶在一塊板上，亂喊救人，纔招呼得幾隻漁船來，將愛水與眾人救起，一個未損，但是那些寶貨已盡數發脫，與水晶宮內愛水止，逃得一個性命，又沒盤纏，一路討飯回家，來到自己原居，只見是一片火燒紅地，赫得魂不付體，忙去尋訪妻子，却見郁氏焦頭爛額的，從隣家哭將出來，訴道：「昨晚一些火炷，沒有不知怎的，就平空燒將起來，連被也搶不出一條來，却只單：燒了我們一家，連我也幾乎燒死，你怎這般光景的回來？」愛水大哭，也將喪舟之事說起，二人痛哭不止，正是：

老妻在火星廟內幾死

丈夫從水晶宮裡逃生

原來石家雖富，俱是浮物營運，並無寸土之田，愛水被水火兩次頑要，竟頑得精光，夫婦二人又沒處棲身，暫屈破廟一宿，愛水與郁氏美計，有宗帳在處州，不若二人同去取討，還勾做些小營生，郁氏無奈，只得依允，夫婦一頭討飯，來到處州尋王家

住下主人憐他落難，盡心與他討帳，不想本處年荒，陳帳難討，討得來只勾二人吃用，主人家甚不過意道：「這討來只勾盤纏，且是所欠不多，討完時，何以度日？不若依我，且靠在一箇財主家種田過活。」石爰水少時，也曾做過庄家，夫妻二人到也曾做當下主人領到大戶人家佃地幾畝，田耕種牛隻耕具俱全，借石飯米他吃，到收成日還他，餘外主佃均分。半年辛苦半年間，只得將就度日，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且說秀童在戚府與化成甚相投，就是戚公夫婦只把他作子侄看待，每日家與化成平起平落，好衣美食，若得空時便與巧雲一叙，好不快活。不料戚公大兒子戚可成之病，懨懨不起，不上半年卒于僧舍。戚公夫婦與桂鄉宦悲痛不止，從厚殯葬，只苦了桂小姐做了半年活潑孀，如今竟要作真孤孀了。正是

生前未結鴛鴦錦

死後空啼杜宇紅

不題小姐之事，且說戚公自從沒了大兒子，一發上心要官教小兒子，爭奈頑心不改，鈍質如初。雖有父親與秀童整日與他講解，終成朽木難彫。一日科考將臨，府縣要考童生，不免叫秀童頂替。府縣俱是案首，戚公大喜，只候宗師按臨，准備兒子進

學不想宗師甚是利害考時十名一連查對年貌無弊方許放進有一名詐冒十名都不許進場還要枷號重責不論公卿之子一般責治戚公無奈只得向府縣討情說有個親侄總來求他彙送入院把秀童改名戚必成進場時一人一個卷子領了題目必成一揮而就悄通與化成騰寫也將必成做他一做一則可消遣二則省得要帶白卷子出去又耽干係遂低着頭將必成的那一卷一真一草也登時做完側着頭看一看化成的卷子還沒有騰寫完又守有好一會方終寫畢二人交了卷子恰好頭牌開門遂欣然躡出歇上兩天宗師發出覆試案來却

又是兩名該取戚公方知秀童連那一卷鬼名也做在裡頭覆試之期也只說不過應點之事對筆跡而已故不把放在心上且由他二人同去燥脾况秀童進去又可以杜化成

的胆待到進李之際只將必成推個病亡便罷誰知二人進到院中宗師甚是得意這兩卷文字又見俱是十四五歲的幼童越發歡喜就喚到案棹邊當面覆試另出一個試題是童子六七人又賞了許多菓餅安慰他用心作文化成還不知利害只是愁自己做不出的苦倒是秀童反替他耽着一把冷汗甚是憂心沒奈何只得將必成的一卷自己冒認着匆匆做完送在

宗師面前宗師見他敏捷第一個是他先來交卷就喚他站立案傍而看着實稱揚拍案叫快就取筆在卷面上寫了取進神童四個字回問道你是感祈庵什麼人秀童不好說是小廝只得權應道是螟蛉之子排行第三宗師又勉勵他道你文才可中得的切不可回得一領青衫自足回去竟要用心讀書本院自與你一名科舉進場秀童謝了一聲又歸本位坐着呆守化或望着他總做得兩行心下好不著急宗師原愛這兩卷見秀童這一卷已完那一卷還不來交心內詫異偶抬頭一看見只寫得兩行神稿遂呼不得叫先取來看却止得一個被承題上

寫着道

童子六七八

以細人之多其妙也非常矣夫童子乃細人乎吾知其妙也必然矣而點之所取諒必有菓子哄之之法耳

宗師看了大笑拍案大怒道這詩胡說還拿來見我可見前日之作顯然有弊本院也不細究只將你敲斷兩腿枷流兩月問你個不讀書之罪罷正要行刑那秀童嚇得着慌竟不顧利害跑來跪下痛哭情願替打宗師又動了一個憐才之念便發放化成道本待敲你個半死姑看你父親與兄弟面上饒你這狗

驢回去讀他二三十年書再來現場與考罷了。遂大喝一聲。遂出秀童就領着化成忙出來。化成嚇得尿尿齊來。燕如白紙。戚公聞知也驚得魂魄飛揚。化成回家竟驚赫了一場大病。險些上饗。聞話休贅。且說到發案之日。必成竟是案首入學。且以儒士許送進場。過了兩天。又值李裡迎送新秀才。戚公因秀童是宗師得意取得案首。不好不到。恐怕推托。反要查究。弄出事沒奈何。只得將錯就錯。認為第三公子。分付家人稱他做三公。一般也送他進過學。迎將家來。淡了了事。只有玉香小姐見陪嫁小廝進孝。心中又奇又喜。笑腹夜更有巧雲越發喜歡不

過。戚公夫婦因為兒子受辱體面不雅。反爾不悅。沒得遮蓋。只得轉拿必成出色掩飾人的耳目。也做戲飲酒忙。過了些時。轉眼場期將近。戚公夫婦一索做個好人。愈加從厚。就如親子一般。是事替他備辦。毫不要他費心。又撥了幾個家人伏侍一路軒昂。到省下場。到臨三場完畢。發榜時。必成竟中了第三名。奉人在省中謝座師。會同年公事忙畢。就回家拜謝。戚公夫婦又到龍泉本縣去拜謝桂公夫妻。舊主人主母。桂公這老人家見面執手大笑。必成也以子侄禮拜見。次日就到哥嫂家來。誰知連房屋也沒有了。詢問隣人。俱說他自被回祿之後。

就不知去向必成吃驚嘆息又去拜望田先生那先生已手上年三月間歸世了止存楊氏一人双目已瞽坐在家中飢寒窮苦十分難過聞得來看他的新奪人就是那個喫閒飯的小廝又驚又羞又喜沒得掩醜就倚着告訴苦楚悲咽哭將起來必成勸慰當時備了祭禮到田先生坟上哭奠一番反贈了楊氏三十金送他為養老之資遂仍舊回到桂家住有數天纔動身歸家別却戚公與夫人匆匆進京會試及完却場事却又中了進士殿在三甲好不得得意待過忙完就選了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知縣領憑出京先到家拜見戚公夫婦欲請他同到

任所報恩戚公夫婦苦辭了必成意欲問戚公與夫人討巧雲隨去惟恐桂小姐不肯又不好自己啟齒正在躊躇恰好桂公聞得必成回家親來賀他必成心中暗喜道好了待明日且央他去說巧雲之事遂放開懷道不道再說戚公見桂親翁到家忽想起一事對夫人商議道我想兒子已死少年媳婦留在家不是個了局今日必成既為義子且又發達何不一索結此恩惠叫必成感激我二人不言明日竟對桂親家說將媳婦許配了必成却依舊還是我們的媳婦了你道何如夫人甚喜次日戚公果然去說桂公欣然應允戚夫人隨即去喚必成來

對他說明那必成正為巧雲事尚恐小姐作難今聞將桂小姐
竟許他為妻險些連魂魄也喜散了不覺竟要祭得發狂起來
戚公因他憑限迫促遂忙：擇個吉日將桂老夫人也接將來
結綵懸紅替必成畢姻奶將巧陪嫁正是

昔為轎後人

今作床上客

當日大吹大擂賀客盈門本府官員無不登門賀喜滿堂戲酒
直鬧至更深六散必成忙：進房樓着桂小姐笑嘻嘻的上床
丟掛新紅了這一夜之樂比中舉中進士還更美十分怎見得
含羞解扣帶笑吹灯一個遊蜂狂蝶等不得循規蹈矩一個

嫩蕊嬌花耐不得兩驟風狂生棘：靈犀深透急煎：血染
即裳。

次早必成見桂小姐新紅點：一段嬌羞愈加疼愛待過三朝
就別却戚公夫婦與夫人丈母帶着玉香小姐與巧雲一同匆
：到任未及兩月又求了小姐之情將巧雲也立為側室一日
在堂上審事審到一件佃戶掛欠租豆反歐辱主人之事及將
佃戶帶進來時原來不是別人却正是那個最疼兄弟的愛承
哥：必成心內大驚且喜竟毫無介懷之意立刻退堂將哥
接進二人相抱大哭必成問他怎的在此嫂：在那裡愛冰是

官是兄弟報然無地哭訴情由。又道近因台州那主人帳目還清我與你嫂，坐吃山空。又沒得盤纏，那主人家有個親戚在這裏就荐我來替他種田養生。近因手頭甚空，將租米吃去若干，所以掛欠他些項，他就送我到官。今日幸虧天有眼睛，叫你做官，使我遇着是你，不然我今日這場苦刑，怎好挨得過去。可憐你嫂，還在他家愁死呢。說罷大哭，必成再三勸慰，即刻羞人打轉，將郁氏接進衙去，嚇得那家登時請死，必成也不寬理。又替哥，賠償他租米之數，用好言寬慰而去。這郁氏進衙見叔，做了官，又羞又喜。登時將那一片壞心，改變了一片

婆心。一味撮臀捧屁，惟恐奉承不周，必成領桂小姐與巧雲重新拜見哥嫂，也將前後的細情告訴。就留哥嫂在衙中居住，全不記念前仇。在任三年，連生二子。因他做官清廉，政聲大，澍撫按荐舉朝廷，來行取進京時，必成終二十二歲。又後了自己本姓，回去祭過祖，就捐千金起個伽藍廟，報答祐佐庇助之恩。那寂然和尚，嚇得逃往別處，不知下落。羽冲也不究問，又收拾進京做官。數年之間，已做到御史，開棍一直做到都堂，一夕無疾而終。

新編

卷一

五



